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 第二十回 八蠻聚賭 一人得彩

詩曰：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
運退黃金多失色，時來頑鐵有光輝。

話言潘彩臣忙亂一天，傍晚安寢。次日四更起來，吩咐家人打掃廳堂，捫抹乾淨。他淨面嗽口，專等眾友。再講五爺天不亮起來淨面，叫奶奶弄了飯，吃畢後，拿五十兩前去。奶奶勸五爺：「何不帶了四百兩銀子前去？一者冠冕，二者可以多贏些。正所謂本大利大。」五爺將四百兩帶在身邊，到潘府。

再言五奶奶在馬蓋將軍面前祝告：「有靈有聖的，保佑我丈夫今日贏了回來，三牲鼎禮謝你！奶奶來家保佑。」

再言五爺到了潘府，看見門公在塊掃地，他悄悄進了書房。

小喜回了潘二老爹。

再言汪朝奉把典內事情辦清，帶了一千兩票，揣在懷內，到了潘府。有人進去通報，二老爹開中門，請汪朝奉到大廳上。

小使倒茶，二老爹出來說：「汪朝奉好早耶！」「蒙二老爹呼喝，說有一位新來的大財主張五太爺，所以老早前來陪客。」

兩下談心，一刻工夫，姚侑子見面，叫聲：「二老爹，在塊等大財主？」又停一會，王相公來；又停一會，開磨坊的胡四老爹，說了些閒話；又過一刻，開油坊的徐二老爹；一刻工夫，開錢店董五老爹來了。眾人陸續前來，在一塊談心。

五爺在書房靜聽，聽見行德典汪朝奉，又王相公聲音，卻是熟人，叫人請了二老爹前來，五爺低言說道：「二老爹，我今日有點小事，改日來罷！」二老爹說：「怎麼？」五爺說：「汪朝奉，我不好意思見他。那一年在塘坦子上，十六文買子一條破褲子，要當二兩紋銀，汪朝奉不當。我把頭往櫃一碰，碰了一個洞，卡著他當二兩。王相公，我訛過他兩次賀分。再者，我家賤內昨日在火巷看轎夫搬東西，風嗆了肺管，請了醫生診脈，要用人參。」

再言眾位等到早飯後，沒有見甚麼大財主：「我們散罷！」

二老爹說：「一定是財主性子晚上睡的遲，早上起得又遲，叫人邀去。」

「再言五爺在書房等信，二老爹叫：「老五，我有一法，叫他們認不出來。」他拿了一付大眼鏡，又拿了一張金膏藥來，把五爺往太陽上一貼。二老爹說：「五大爺如今過省儉，連皮襖總捨不得穿了。況此刻眾人身上穿的皮襖，你五大爺是布服，怕的不入班。」五爺說：「寫個字兒，叫人拿去！」寫道：「不好，等我家去換吧！」二老爹：「不早了，就叫小喜子去拿。」他寫道：「小毛出風皮襖吧？不好，用不得；銀鼠吧？不好！」

二老爹說：「不用去罷，此刻好早晚的了。五大爺，你若不棄嫌，我有一件未開折大狐狸皮襖，連靴子、帽子，一齊拿出來，請五爺穿起來，猛一衝，認不出你來了。」

於是二老爹到外面吩咐下面，又叫快些請張五太爺。小喜出了後門，到了大門，進廳說：「五太爺才起來，吃人參丸藥，一刻工夫到。」又叫去，回來說：「下了玻璃廳了。」又過了一刻回來：「下了賬房了。昨日遼東到了八百萬兩銀，兌哩。」

眾人說：「完了！等他八百萬兩銀子兌完，就遲了。」王說：「我家老子今日動身，我卻沒有等得我家老子動身就來了。」

姚相公說：「咱家兄弟今日家去，咱也沒有送他！」

眾人焦躁心煩，二老爹叫小喜子：「你少些去說，眾位要散了。」小喜子走到鍋上，湯罐內用水把臉燙的紅紅的，從後門跑到大門口，上了大廳，氣喘喘的：「張五太爺轎子已出了大門，先到吳翰林家拜壽，後到松江府趙太爺家上祭，就來了。」

一刻工夫，小喜把五爺從後門領到大門，飛跑上廳，喊一聲：「五太爺來了！」再講二老爹說：「眾位莫急，讓我迎五太爺去！」二老爹走到儀門外，故意喊了：「五太爺早呀！叫轎夫、管家回去罷，我這裡有人伏侍！」於是二人進得廳來坐下。汪朝奉一看，此人不姓張，說：「小喜子，你老爹哄找，此人皮五癩子！」王相公一看，把二老爹一拉，拉到半邊說：「二老爹，此是那訛人的皮五癩子！」眾人說：「是的！」潘二老爹叫：「五大爺，眾位說尊品像皮五。皮五，我們老實些吧，叫做皮五癩子吧！」

姚相公說：「管他叫人罷！桌上有銀子，賭就是了。」於是抬了桌子，取了籌碼放在中間，進去拿出五十兩銀子出來，放在五爺面前。於是，眾各打了籌碼頭，交了二老爹管。眾人議論：「不怕二老爹請皮五癩子來與我們賭。」於是眾人敘坐賭錢。先是汪朝奉當在，擲下一個。又姚侑子打盆，擲了一個惰。王相公打盆，徐老爹擲了一個紅黑變臉。胡二老爹又打盆，到開錢店董老爹，擲了一個快。到了張五大爺打盆，擲了一個快。

再言眾人賭錢，一直賭到晚，共贏了八百兩銀子。五爺打點要回去，姚侑子不依，要賭夜錢。五爺不依允，眾人解圍，依了姚侑子。他要家去拿銀子再賭。姚侑子叫：「張五太爺不要走，咱老子就來了！」再言五爺進了書房，叫小喜子前來，稱了四兩銀子與他：「難為你！」又稱了二兩銀子賞家中大小男女廚子茶酒，辭別二老爹回去。二老爹說：「姚侑子就來了！」五爺說：「明日再來！今日被房有點不好過，回去走走，明日一定前來。」於是小喜子打燈籠，送五大爺回府。且聽下回分解。